

The cover art features a central figure, a green-skinned orc with a red mohawk and a white mask, holding a glowing blue artifact. He is surrounded by other orcs, including a large one with a blue and green mohawk on the left and another with a white and blue mohawk on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cavernous setting with warm lighting. At the top, the text 'WORLD OF WARCRAFT MIDNIGHT' is displayed in a stylized font within a circular emblem.

WORLD  
WARCRAFT  
MIDNIGHT

# 阿曼尼的傳承

GRAHAM ROSWELL

故事

GRAHAM ROSWELL

插畫

MATT HUBEL

編輯

CHLOE FRABONI

設計和藝術總監

COREY PETERSCHMIDT, CHEUNG TAI

劇情顧問

SEAN COPELAND

故事顧問

ABIGAIL MANUEL

創意顧問

RAPHAEL AHAD, CHRIS METZEN,  
STACEY PHILLIPS, KOREY REGAN

製作人

BRIANNE MESSINA, ANASTASIYA NALYVAIKO,  
JT TORREA, TAKAYUKI SHIMBO

特別感謝

VALERIE STONE, NATALIA HINDS

翻譯

VINCENT CHEN



©2026 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Blizzard 及 Blizzard Entertainment 標誌是美商暴雪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暴雪娛樂出版。

故事純屬虛構。作者或美術作品中出現的名字、角色、地點和事件皆純屬想像或僅做虛構情節用途，若與現實中的人、企業、事件或當地文化雷同，純屬巧合。

暴雪娛樂對任何作者或第三方網站出版之內容並沒有控制權，也無需負起任何相關責任。



房間裡充滿著煤灰、鋼鐵和泥土的刺鼻氣味。火光在一張張嚴肅的面孔上畫出黑影和火焰交錯的圖樣。祭壇上的火堆正燃燒著，劈啪聲與金德魯低聲的吟唱相呼應。

語者在巨鷹的古老石像面前擺動身軀，神鷹敞開著雙翅，她神聖的臉孔面向隱匿的天庭。阿奇爾森。風暴與天空之母。她曾是受阿曼尼崇敬的偉大羅亞，但時代已變。她已經遺棄了他們。

但金德魯仍持續舞著。他用雙腳踏著結實的土地，腳步的節奏與只為他而響起的鼓聲相互呼應。他將手臂彎至頭上，隨後向旁邊敞開，就像要振翅起飛一般。

祖爾賈拉在附近跪著，看著叔叔進行祭儀。她聆聽著他頌唱阿奇爾森的禮讚，乞求著永不會到來的祝福。

*真是浪費時間，她心中隱隱這麼覺得。*

隨著最後吟出的一聲長音，金德魯從祭壇上拿起一個木碗，以奉獻和祈求般的姿態將之舉起。他在巨鷹面前深深鞠躬，之後轉為面向祖爾賈拉。

她感覺自己的脊椎僵直，但盡力維持不動，她的雙膝跪在泥土中，雙手垂在兩旁，身體則向前傾。希望這很快就能結束。

「阿奇爾森！」金德魯呼喊著。「我們將你的印記施予此受選召之女。」他把一隻手指放入碗中。隨後他用變為深紅色的手指，在祖爾賈拉的雙臂、雙肩和脖子上畫下印記。

「你看起來就像你母親，」金德魯邊畫邊輕聲說道。「但我在你眼中看到你祖父的兇猛，既銳利又危險。」

祖爾賈拉感到怒火中燒。「我和他完全不同。」

金德魯的笑容消去，他看著她跪坐在朦朧的火炬圍陣中央，空氣中充滿煙霧和儀式香油的濃膩氣味。

語者再次提高音量。「巨鷹啊。用你的雙翼指引她的心靈、軀體和魂靈吧。賦予她力量和智慧。守望她、引導她，讓她也能如此指引族人。」他把未沾上顏料的手放到她頭上。

「祖爾賈拉，祖爾金的後裔，將來的阿曼尼酋長。」他的話語堅定，但微微上揚的嘴唇透露了他的驕傲。

「我還是不懂為什麼她得做這種事。」祖爾詹和他們的母親一起站在圍陣之外。

「我也不懂你為什麼非得讓位不可。」

「你只是在假裝不懂而已，」札拉馬酋長咬牙切齒地說道。

祖爾賈拉的煩躁映照著她母親嚴厲的回應。為什麼她弟弟總是得固執在令人不愉快的話題上？現在，偏偏又在這種時候插嘴。這個儀式應該是他們家族慶祝的時刻。讓他們倆在此見證她的晉升。但現在，他們之間的氣氛卻如拉開的弓弦一般緊張。

札拉馬繼續說道。「你為姐姐擔心，但她非常堅強。比我還要更強。」

祖爾賈拉盡力挪開自己的視線，不去看她母親的傷。札拉馬緊抓著掩蓋燒傷痕跡的斗篷，接著開口。

「足以勸退其他部族的挑戰。」

「難道你就不夠強嗎？」祖爾詹反駁。「強大的札拉馬，孤身一人在黑夜之中擊退了納爾丁。浴血的勝利者身負傷疤凱旋而歸，沒錯吧？」

數週前，他們母親的車隊遭到在居住地森林附近遊蕩的巨人突襲。他們用燃燒的樹木粉碎了她的肋骨、重創了她的腳，即便是最強悍的食人妖，受到這種重傷後也很難恢復。

「看看你偉大的事蹟吧。」祖爾詹啞嘴道，他的聲音頓時把祖爾賈拉帶回了當下。

「這樣還不夠嗎？」

確實，鮮少有人能和她母親相抗衡，但祖爾賈拉也開始打響自己的名號了，她並非只是札拉馬的女兒。她的戰鬥能力無庸置疑。不只身經訓練，她也進行過原野的偵察任務，在邊境衝突中戰鬥，挺身守護尚未被竊走的領地。

札拉馬把一隻手放在兒子的肩上。「你不必保衛我的名聲。知者自知。但我這身傷…可能永遠無法恢復。」她拉著斗篷的手更加用力。「如果我繼續當酋長，在挑戰中被擊敗…」她不必把話說完。他們都清楚這對他們的家族而言意義為何。對他們的族人而言為何。

祖爾詹抿起嘴唇。「但你可以…」

「夠了，詹。」祖爾賈拉對她弟弟的抗議感到不耐煩。「事情已定。這事總是得發生的。」

祖爾詹遵從地低下頭。他無法否認這個事實。她是長女。這就是她的路。

他們爭論時，一如往常地默默站在一旁的金德魯清了清喉嚨。「都說完了吧。」

札拉馬發出嘖聲，示意他們繼續。

祖爾賈拉面對著她叔叔。

「正如我剛才說的。」他再次把手放到她頭上。「祖爾賈拉，祖爾金的後裔，將來的阿曼尼酋長。起身吧，證明自身的價值。」

祖爾賈拉起身，她的雙膝不穩、雙腳發麻。她可以想像叔叔抱怨的聲音，說當年他們能跪上好幾個小時。「但現在的年輕人不祈禱了。」

*因為沒人能聽見我們的祈禱。*

語畢，他向後退並彎下身說道：「以一傳一，傳承族長之位。」

札拉馬走近女兒身旁，將斗篷向後拉，露出她沾有顏料的手掌，她身上傷痕累累的腫疤微微可見。這景象讓祖爾賈拉的心隱隱作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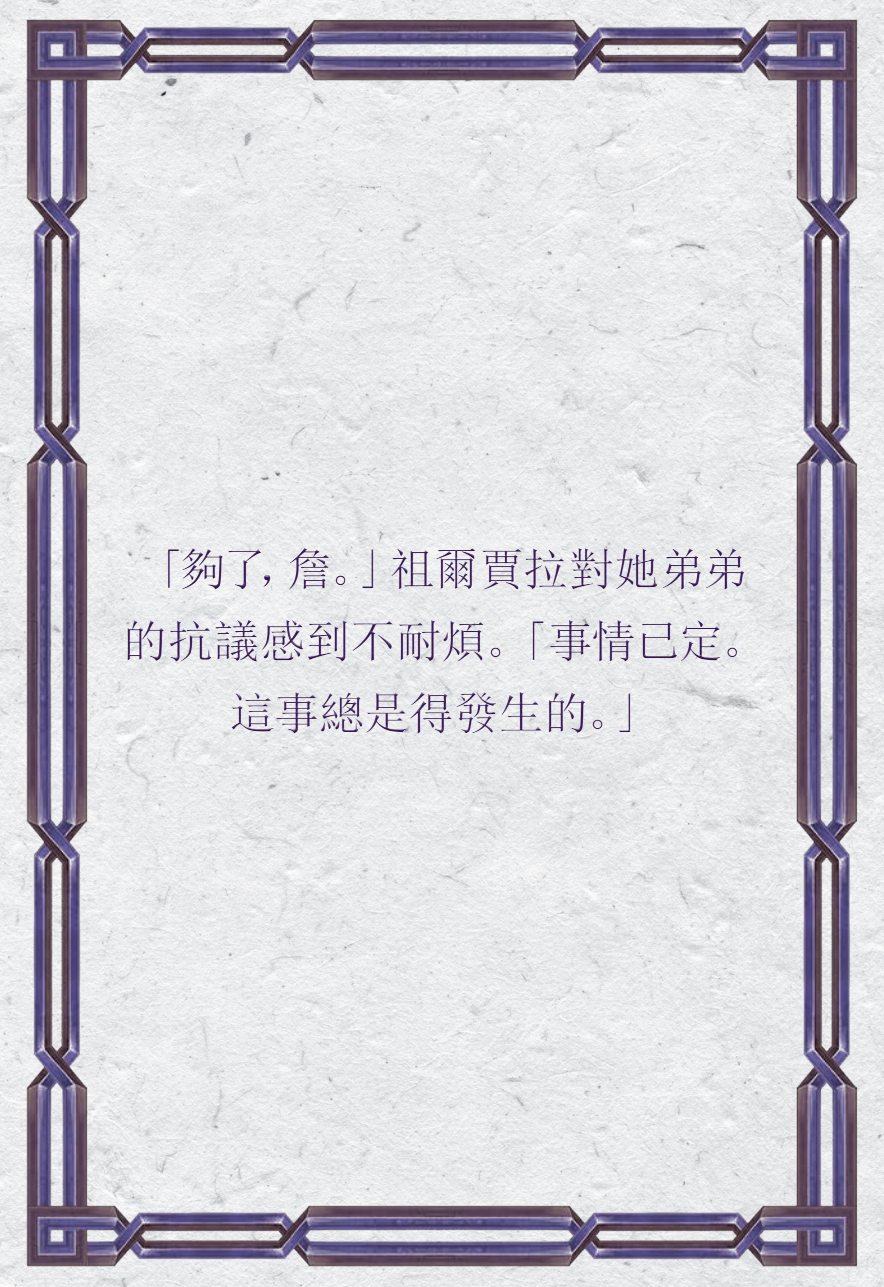
札拉馬的手勢非常穩定，她在女兒的臉上留下印記，畫下她的命運。

祖爾賈拉瞥見她母親的雙眼滲出了一抹柔和的神情。某種深刻的感情。隨後便赫然消散。

「其他部族正在等我們。」札拉馬拿起她的斧頭。那是把巨大的武器，斧頭上的尖刺和她的手指一樣長，其中彷彿燃著烈焰。她因重量而搖晃不穩。祖爾賈拉和金德魯向前靠近，打算協助她。甚至連祖爾詹都踏出一步，但札拉馬伸出手示意他們停下，重新挺起身、抬起頭。「讓我們迎接阿曼尼的未來吧。」



從阿奇爾森聖壇前往會議廳的路程並不遠。兩座最高的山丘上各有一棟建物，兩者之間懸掛著一座橋。阿曼尼札村自此向外延展。這個村子成了一個路徑點，讓被高等精靈



「夠了，詹。」祖爾賈拉對她弟弟的抗議感到不耐煩。「事情已定。這事總是得發生的。」

的刀刃和魔法逼走的人們能在此聚集。殖民者和他們的同夥襲擊了阿曼尼的土地，強奪領土、殘殺人們，勉強倖存者則被趕出自己的家園。在阿奇爾森之境這裡，有著安全。有著庇護。這曾是受到羅亞的庇護，至高無上的土地。倖存者花費時間恢復，隨後離去，但仍有些決定留下。

因此，阿曼尼在曾遍布帝國的城市陰影之中活了下來。祖爾賈拉從未見過這些城市，但它們仍存在於她的夢中，一磚一瓦由長老們的故事砌成。

她和弟弟年幼時，叔叔和母親會講述過去的故事，告訴他們羅亞棲於神廟，曾經人數眾多的語者，會為了各種事喚來祂們的祝福，從新生兒誕生到新酋長即位皆不例外。人們會在用餐前、啟程出發前、拜訪親友前、種植或收穫作物前、在比賽中打賭前祈禱，對諸神的崇敬充滿了阿曼尼生活的每個角落。

我們真是受羅亞眷顧，金德魯會用望向遠方的眼神如此說道。充滿驚異和憧憬的眼神。

現在呢？有些人可能會說阿曼尼還活著就算是幸運了。

他們移動的同時，祖爾賈拉瞥見了族人中混著一些新面孔。或許混著不是正確的用詞。拜訪者各自形成緊密的小團體，不過有少數人分散開來，和其他人交談。枯木部族棕色的護甲和蒼白的塗料非常好認。影松部族的亮黃色和火焰般的橘色、邪枝部族鮮明的綠色和藍色也是如此。特別是面具上的骸骨，讓人更容易認出他們。

事實上，綠色之中的某些白色面孔讓人感到驚訝。也感到擔憂。「他們人這麼多啊？」

「我也注意到了，」金德魯頭也不轉地低聲說道。「看來柯蘭基把長老都換成戰士了。」

祖爾賈拉勉強克制住不發出吼聲。她跟著母親參與過不少集會，因此也見過其他部族的領袖。在各族的領袖之中，她最不喜歡的就是傲慢的柯蘭基。

「我沒看到任何惡齒的人，」她指出。

「我也是。」

「他們被埋伏了嗎？」

「或許吧，」金德魯贊成道，但他似乎並不這麼認為。

她也一樣。會導致整個部族沒有現身的肯定不是什麼好事。

守衛站立在會議廳入口的兩旁。札拉馬走近時，他們挺直身子，向她問候。在以雙眼見到之前，祖爾賈拉已經先感覺到了集會的聲音和氣味。上了油的皮甲味，薩滿攜帶的樹根和藥草散出令人頭暈的香氣，在所有氣味之下的則是汗水的酸味。



在大房間內，各個部族都待在各自平時的位置。其中邪枝人數眾多，甚至占走了留給惡齒部族的空位。札拉馬不時停下來向各部族的代表致意，祖爾賈拉則趁機掃視房間的東側。

不出所料，人影中有著熟悉的面孔。有個高瘦的身影靠著支撐樑站著，雙手交叉，銳利的綠色眼神緩緩地來回打量著訪客們。祖爾賈拉等到他們眼神相交後，將頭微傾，無聲地示意對方靠近。那身影融入人群之中，一時不見蹤影，隨後重新出現在她身旁。

「祖爾賈拉。」

「拉爾吉。」祖爾賈拉並未正視那個身影，在問候的同時一邊留意母親的狀況。「有惡齒的消息嗎？」

「沒有，」拉爾吉回道。拉爾吉比祖爾賈拉年長不到一歲，是他們最優秀的斥侯之一。如果有任何異狀，一定逃不過她的法眼。「我準備了一小支搜索隊，以防萬一。」

「把你發現的任何消息回傳給我。」

拉爾吉鞠躬並向後退，默默退出了會議廳。

「你們剛才是在說什麼？」祖爾賈拉背後傳來一聲好奇的低語。她弟弟無疑聽見了她們的對話，所幸他並未出聲打斷。

「跟著直覺走。」她使了個眼色，希望能傳達晚點再討論的意思。這地方不適合私下討論事情。

祖爾賈拉皺起眉毛。他顯然有問題想問，但收進了抿起的嘴唇裡。

「小心你的臉，別讓表情變不回來。」祖爾賈拉說。

「就算那樣還是比你好看。」

幾小時以來她第一次露出微笑。這都多虧詹。

隨後一行人再次開始移動。隨著他們經過，說話聲漸漸退去，與會者低下頭向札拉馬致意。但邪支部族中明顯有人並未低頭。

札拉馬走向房間深處的桌邊，在她的位子上坐下。祖爾賈拉在她母親的右手邊，祖爾詹則在左手邊，金德魯則在退到一旁之前刻意鞠了躬。

祖爾賈拉的視線跟著她母親看向率領各部族的領袖。或該說是三位領袖中的兩位。柯蘭基仍掛著一抹微微的冷笑坐著。他看見祖爾賈拉時笑得更開，嫌惡的感情流過她的全身。

「看來，我們有很多事得談，」札拉馬開口道。

與會者紛紛點頭，贊同聲如雨點般傳遍會議廳。

「我們的斥侯帶來了南方確立了新補給線的消息。精靈正在他們招搖的牆內建造某

種東西。我們必須為即將到來的事物做好準備。」有那麼一瞬，札拉馬的視線閃過了惡齒部族空無一人的位置。「為此，我將卸下酋長的身分。我任命我的女兒祖爾賈拉，代替我的位置領導部族。」

隨著母親呼喚自己，祖爾賈拉向前進一步。

札拉馬繼續道。「她由我親手訓練，克服過無數危險，能夠保護我們族人的安全。她研究過我們的敵人，知曉他們的戰術，她會為敵人帶來報應。她的血中流淌著我們一族的傳承。」

房間內爆發了歡呼聲，祖爾賈拉的心中充滿了自豪。就是這一刻。她母親、她…父親、她叔叔為她灌輸的一切，都是為了此時此刻。她效仿她的母親、她的酋長，做出她做過好幾次的動作，高高抬起下巴。

「我認為，」熟悉得令人不適的聲音插話道，「在新酋長繼位之前，我們有權說話。」柯蘭基向前傾身，筋骨隆隆的手臂上疤痕的面積更勝皮膚。

祖爾賈拉咬緊兩顎。

「柯蘭基，」札拉馬鎮定地回應道。「你有話要說？」

邪枝領袖露出牙齒微笑道。「我有。」他手持一把巨大的戰錘，終於起身。那武器曾將無數敵人擊潰成肉醬，使錘頭磨損不少，握柄也被削成惡毒、染血的尖矛。他用單手舉起武器，指向祖爾賈拉。「你說這女孩懂精靈。她有在邊境衝突之外和精靈戰鬥過嗎？她有正視他們的大軍、傾盆而下的箭雨、指尖燃燒的火焰後，依然決定奮戰嗎？」

自從知道自己將繼承酋長的位子後，這不是第一次祖爾賈拉感到自身的空虛。一種她不知道該如何調適的空蕩感。

「沒有嗎？我毫不意外。」柯蘭基轉換目標，用粗壯的手指指向無動於衷的札拉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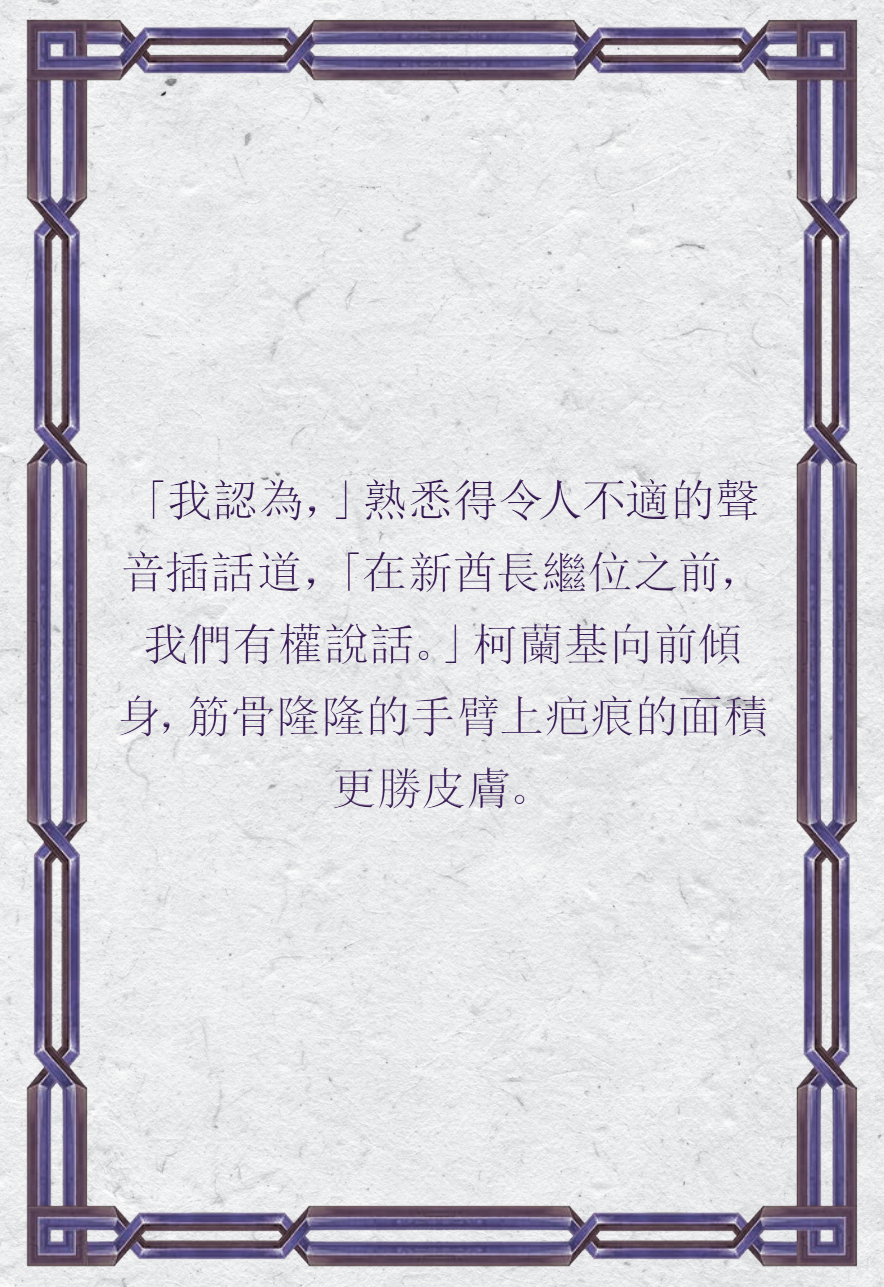
「全都是因為你家族的失敗，害我們失去沒被敵人奪走的僅存事物。現在你竟然想讓這乳臭未乾的小鬼當領袖？」他嘖嘖道，侮辱的話語傳遍房間的每個角落。「我可不認同。」

祖爾賈拉的心中充滿了白熱的怒火。「你偏偏要挑這種時候？！精靈可能正準備發動襲擊，你卻想浪費時間鬧內訌。」

柯蘭基的臉上閃過瘋狂的喜悅神情。「女孩，你現在該煩惱的不是精靈。」他用舌頭舔著牙，其中一根獠牙的皮環隨之晃動。「我要行使挑戰的權利。」

房間的一側響起不懷好意的呼聲，另一側則傳來要求接受挑戰的喊聲。札拉馬舉起雙手，示意群眾靜下，但各部族仍持續發出嘶聲和吐口水。某些人甚至高舉著武器。辱罵和指責聲像長矛般劃過會議廳。

「真是一群白癡。」祖爾賈拉故作漠不關心的態度，但他睜大的雙眼透露了擔憂。



「我認為，」熟悉得令人不適的聲音插話道，「在新酋長繼位之前，我們有權說話。」柯蘭基向前傾身，筋骨隆隆的手臂上疤痕的面積更勝皮膚。

忍無可忍的祖爾賈拉從桌上舉起了母親的戰斧。她將斧頭高舉過頭，發出一聲咆哮，將之揮向地面。斧頭如雷霆般重擊房間地板，在岩石上製造出網狀的裂痕。她將斧頭從碎裂的地面拔起，一聲低吼使她的嘴唇嘶起。

「酋長下令保持肅靜。」她向群眾發號施令，雙眼怒視著仍露出冷笑的柯蘭基。

沉默隨之而來，她轉而面對母親的方向。札拉馬的表情難以辨讀，但祖爾賈拉心中翻騰的怒火，也在她母親的眼神中燃燒。

「好，」札拉馬說道，她的聲音宛如暴風雨前的寧靜。「我們會回應你的挑戰。」



集會能和平地解散可說是一場奇蹟。柯蘭基率領著他的部隊從居住地撤離了。其他部族也各自回到居所。廳堂內除了祖爾賈拉和家人之外，空無一人。雖然他們成功迴避了亂鬥發生，卻仍有許多事情得爭。

「讓我和他戰鬥！」祖爾賈拉的腦中滿是惱怒。「他只不過是一個食人妖！」

「賈拉，」她母親揉著自己的眉毛說道。

「我能對付他！」

「不行。」札拉馬揮手示意。「柯蘭基是隻狡詐、陰險的毒蛇，但他的毒牙確實銳利，極度危險。」她的視線再次落到她放在桌上的斧頭。「如果他這麼想戰鬥，我會對付他。」

祖爾賈拉感到不可置信，就像喉嚨吃了一記重拳。

在她揮去這種感覺之前，金德魯搶先插話道。「你贏不了的。別用那種眼神看我，你連滾帶爬地進了治療室的時候，我也在場。你當時的狀況簡直糟透了，但感謝羅亞，至少你還活著。你才剛恢復到能舉行這場集會、參加儀式而已，沒辦法和別的戰士進行殊死戰的。更何況，如果你頂替賈拉，只會讓她的立場更惡化罷了。」語者看向他的嫂嫂，望向他的姪女，再把視線轉回。「接受挑戰的是祖爾賈拉。最終的決定權在她手上。」

「那下一個挑戰者又該怎麼辦？」祖爾詹說道。「第三個呢？第四個呢？」

祖爾賈拉眯起眼看向弟弟。「為什麼…」

「柯蘭基不只是想打架而已，他說你不配當酋長。就算擊敗他，也沒辦法改變這點。」

不幸的是，她弟弟說得對。從集會時的反應看來，和柯蘭基持同樣觀點的人不少。她身為酋長的日子可能全得用來對付挑戰者。

「想當年…」金德魯說道。

「他又來了，」祖爾詹咕噥道。

「想當年，」金德魯對姪子投以眼色，「羅亞的祝福就足以勸退任何挑戰者了。」

「羅亞已經不在了，」札拉馬不耐煩地嘖嘖道。「祂們的祝福也是。」

在這樣的時刻，羅亞的消失對部族帶來的影響特別明顯。就像折斷的骨頭未被接上一般，她的族人正在恢復，但他們會一生背負著這道傷。

「羅亞雖然失蹤了，但祂們的祝福依然存在。」金德魯轉頭望向祖爾賈拉。「你必須攀登阿奇爾森神廟。」

「絕對不行！」札拉馬咆哮道。「那座山現在太危險了！」

金德魯繼續說道。「你會在神廟裡找到一把斧頭。那是很久之前，阿奇爾森賜予我族人的武器。這禮物附有羅亞的神性。雖然路程會很艱辛，但並不是毫無可能。帶回斧頭，就能向人們證明羅亞雖沉默不語，但仍然守望著我們。守望著你。用那把武器擊敗柯蘭基吧。證明你確實有這個資格。」

沉默壟罩了會議廳。札拉馬打算用來反駁的話語似乎全都在舌尖消散了，因為她和其他人都意識到，這或許是確保她女兒能穩定統治部族的唯一手段。她閉上雙眼，嘆出一大口氣，祖爾賈拉感覺自己的肩膀隨之一沉。

「你真的想這麼做嗎？」札拉馬問道，她的話音柔和卻又緊迫。

祖爾賈拉點點頭。「我想。我…我必須這麼做。無論羅亞是否眷顧我，都能證明我有足夠的力量，能領導我們的族人，還能保住我的名聲。柯蘭基說我缺乏經驗的主張就站不住腳了。」

札拉馬不發一語地起身，繞到會議桌的另一端。祖爾賈拉注意到她的右腳稍微有點跛，但沒說什麼。她直接投向母親的懷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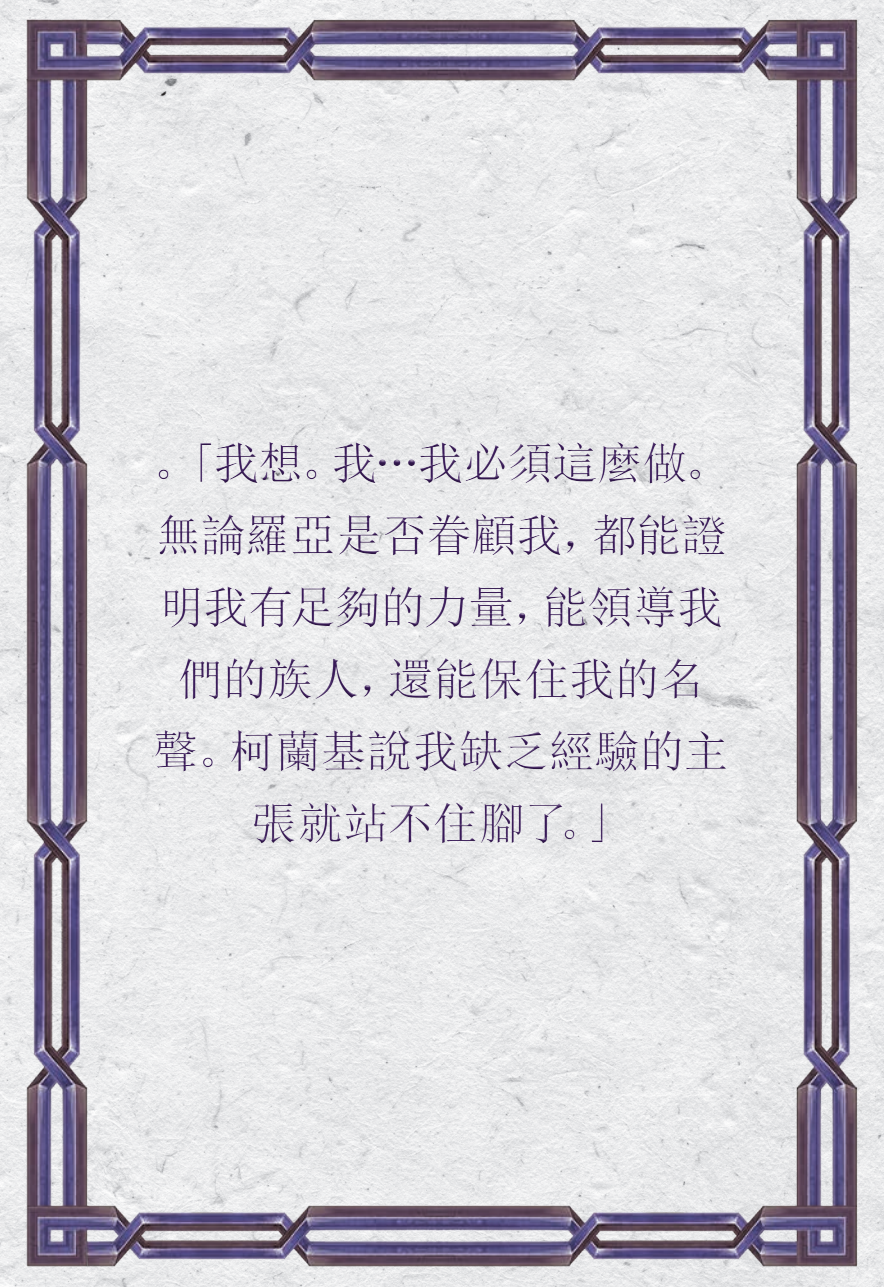
「進行挑戰需要兩天的準備，」札拉馬在她耳邊低聲說道。「我只能拖延這麼久，但是如果到第三天你還沒回來…」

「我可以的，母親。」

她的擁抱更加收緊，幾乎讓人感到痛苦。「一定要活著回來，聽到沒？回到我身邊。」



決議已定，祖爾賈拉開始進行準備。山嶺距離不遠，但神廟所在的山頂高聳入雲，而且從前帶領人們登上平臺的神風早已跟著羅亞一同消失。少了天空之母的祝福，攀登



。「我想。我…我必須這麼做。  
無論羅亞是否眷顧我，都能證明  
我有足夠的力量，能領導我們的  
族人，還能保住我的名聲。柯  
蘭基說我缺乏經驗的主張就站  
不住腳了。」

神廟幾乎可說是自尋死路。但這條死路，祖爾賈拉必須走。

她的眼神望向房間中央的桌子，上頭放滿了補給品。這張桌子上通常都是放著地圖和文件。今晚，她擺出這趟旅程需要的所有物品。

房門口傳來敲門聲，使她從眼前的任務稍微分心了。「進來吧。」

她萬萬沒想到，進來的竟是她弟弟。他看見了充滿補給品的桌子。「就一趟兩天長的旅程來說量有點少。」

「對我的任務來說，這就足夠了。」

祖爾詹靠向身後關上的房門。在她整理行李時兩個人都沒說話，直到祖爾詹打破沉默：「還有其他方式能讓你擊敗柯蘭基。讓你不必冒生命危險去拿一把儀式用武器，更別說現在羅亞已經消失，那根本毫無用處。」

祖爾賈拉停了下來，不是因為他說的話，而是他說話的方式：輕聲低語，像是在分享秘密一樣。她小心翼翼地看著他。「舉例而言呢？」

「下毒。」

「很誘人，」祖爾賈拉承認道。「但不行。」

「不用把他毒死，只要…讓他慢下來就行。只是暫時削弱他而已。讓母親有時間…」

「所以你也質疑我就是了？」祖爾賈拉轉頭面向她弟弟。她感到自己嘔起嘴唇、揚起眉毛，等著他正面回應。

祖爾詹一如往常地用充滿自信的眼神回看。他們一生中都在一起，這表示他對姐姐的情緒瞭若指掌。「我大概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質疑過你的人了，但如果你想擊敗柯蘭基，你應該花時間休息！訓練！而不是浪費時間去找什麼童話…」

「夠了，詹。夠了！」她揮手劃過兩個人之間的空間。「我決心已定。我必須這麼做。」

「為什麼？」這短短一句話既是質問也是請願。她從他的眼神看得出來：那股痛楚、那種恐懼。都是在擔心她。

她好想擁抱他。向他保證一切都會沒事。「沒有為什麼。我沒指望你能理解。」

和先前不同的另一種痛楚在他臉上一閃而過。「那看來我不會讓你失望了。」

抱著有如巨岩般沉重的心情，祖爾賈拉回頭繼續進行準備。「你永遠不會理解的。」

先前的沉默再次充滿了房內。她盡全力無視這種沉默，無視她弟弟彷彿要刺穿她後腦的眼神。就在她忍不住想說些什麼，要他離開或幫忙之前，他先開口了。

「我知道你有許多特質，姐姐。沉著。熱情。強悍。善良。但你並不愚蠢。直到現在為止。別讓你的頑固賠上了一切。」

他身後的門砰一聲地關上。

祖爾賈拉在沉寂的房中孤身站著。她清楚知道弟弟的話是在為她擔憂，但他竟然提議這種卑劣伎倆…但話又說回來，邪枝向來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部族。

又一陣敲門聲打斷了她的思緒。「我沒那個心情再聽你鬼扯了，詹。」

「他這次又做了什麼？」門口傳來一道愉悅的聲音。

祖爾賈拉回頭，發現拉爾吉站在門口，臉上掛著柔和淘氣的神情，她忍不住也跟著露出微微一抹笑容。

「沒什麼。就是…我弟弟的口才確實不錯。只不過有時會口不擇言。」她示意拉爾進房。「你有什麼發現？」

斥侯把門關上後開口道，「惡齒沒有被埋伏，他們根本沒來。」

「什麼?！」

「他們沒來。」拉爾吉雙手一攤，有如表示歉意一般。「是為了向…為了抗議。」她不必把話說完，祖爾賈拉心裡已經很清楚了。

「是為了向我抗議，」她啾道。「向我繼承酋長的位子表示抗議。」

「或許吧。」拉爾吉穿過房間，在床上坐下。她拍拍自己身旁的位子，暗地呼喚祖爾賈拉靠近。「我的眼線說精靈正在蓄積力量，讓他們感到很擔憂。」

「不只是他們而已。」祖爾賈拉在拉爾身旁一屁股坐下，換來一聲輕笑。

「確實不只，但他們只是因為上一次部族結盟的後果而抗議，並不是針對你個人。如果這能让你感覺好點的話。」

「並不能。」

拉爾吉握住祖爾賈拉的手，她的表情緩了下來。「這不是你的錯。」

手指溫暖的觸感讓人感到安心，但祖爾賈拉叛逆的思考讓她不得安寧。「不，這是我家人的問題。這只是祖父掛在我頭上的另一塊重擔。」她向前彎，把臉埋在雙手中，硬是吞下了一聲沮喪的呻吟。

「我沒辦法假裝自己知道你現在的心境。」

拉爾吉的雙手落在她的肩上，把她從憂鬱中拉了出來。

「但你不必獨自面對。」拉爾吉接著用雙手抬起祖爾賈拉的臉，用拇指搓著她的雙頰。「有很多人能夠幫助你。很多人都在乎你。」

祖爾賈拉的惱怒暫時平息。拉爾吉的眉毛與她的相碰，她垂下頭，閉上雙眼。「我知道。」

「但你卻還是要獨自一人爬上那受詛咒的山嶺。」拉爾確實委婉地評論了祖爾賈拉的決定。

「我獨自一人爬過無數的山嶺。」

「我願意跟你去的。」

「我知道。」

「毫不猶豫。」

「我知道。」

拉爾吉嘆氣，理解自己無法幫助所愛之人的失望，讓嘆息聲聽起來格外沉重。「你了解我，你應該知道我對這事很不高興。」

「嗯。」

「還有我隨時都願意幫你。」面對即將來臨的黑暗，拉爾吉用雙手環抱祖爾賈拉，緊緊擁著她。「永遠都會。」



祖爾賈拉默默離開家鄉，走上空無一人的道路時，村子還很寧靜。在夜色掩護之下，她避開了阿曼尼哨衛和駐紮在村外的邪枝部隊，成功潛入森林。

她踏著穩固卻飛快的腳步，再次檢視自己的計畫。天色太過昏暗，無法攀爬最陡峭的山壁，但她還是想盡所能前進。若在黎明時動身，她下午就能抵達山頂。之後只需要找到斧頭、再爬下山、準時返回來面對柯蘭基的挑戰而已。這計畫非常不周全，很有可能受到阻礙，但這是她僅存的選項了。

在路上，她偶然發現了崇拜阿奇爾森的小型聖壇。在過去，這些紀念物會插滿蠟燭，放滿虔信者獻上的祭品，例如信徒製作的貢品或裝有食物的籃子。有些人甚至會獻上獵到的皮草。這都是為了在各種方面巴結羅亞的祝福。自從羅亞沉默以後，聖壇全變得空蕩、黑暗。

她決定在這些神聖場所其中之一紮營。周遭區域相對平坦，稍微敞開但有高低差。不算非常隱密，但若有必要也能夠防守。

她放下背包，取出過夜需要用到的物品。她周遭的森林毫無動靜。無風，也無潛伏在樹叢裡的生物。但她在森林裡度過的時間甚長，當樹葉發出稍微響亮的沙沙聲，她就知道自己並非獨自一人。

她本打算從行李中取出物品，但改為握緊她的長矛。

又一聲沙沙聲，這次距離更近。

再更近。

當可能是襲擊者的聲響接近空地的邊緣時，祖爾賈拉赫然跳起，並順勢轉換方向。黑暗之中有個人影。她向前飛躍，準備把武器刺進敵人的心臟。

那人為了防禦而舉起雙手。「賈拉！」

「詹？！」衝擊讓她衝刺中的身體凍結，她為了停止攻擊險些絆倒自己。

她弟弟的雙眼在月光下圓睜，來回看著她和她的矛尖。

「你在這做什麼？」她發出嘶聲問道。

祖爾詹緩緩地放下雙手。「希望不是來丟掉小命的。」

「就差那麼一點而已！」她放下武器，但沒忘記用矛柄先砸一下她傻弟弟的手。「我差點把你殺了！」

祖爾詹跟著她走到放置行李的地方。「你技術太純熟了，不可能。」

「你為什麼要在這種時候鬼鬼祟祟的？」

「你看不出來嗎？」他用諷刺的語氣說道。「我是來幫忙的。」

「我不需要你幫忙。」

「你有可能會需要啊。」

「你可能會被納爾丁攻擊的！或是被精靈攻擊！」

「你也是啊。聽好，我知道你以為所有事情都得靠自己來處理。你從小就是這個樣子。」

祖爾賈拉繃著臉，希望他看不清自己的表情，但他可以感覺得到。「你還只是個孩子罷了。」

「但在鬧脾氣的是你。」他再次閃過她的長矛。「讓我再說一次。我知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暫停下來，稍作思考，然後承認道，「說實話，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們承諾過要一起面對這個世界，面對挑戰。你注定要成為領袖，而我一定會隨時在旁邊協助你。如果一切得始於你在三更半夜去爬一座山，找什麼奇怪的斧頭，我也會支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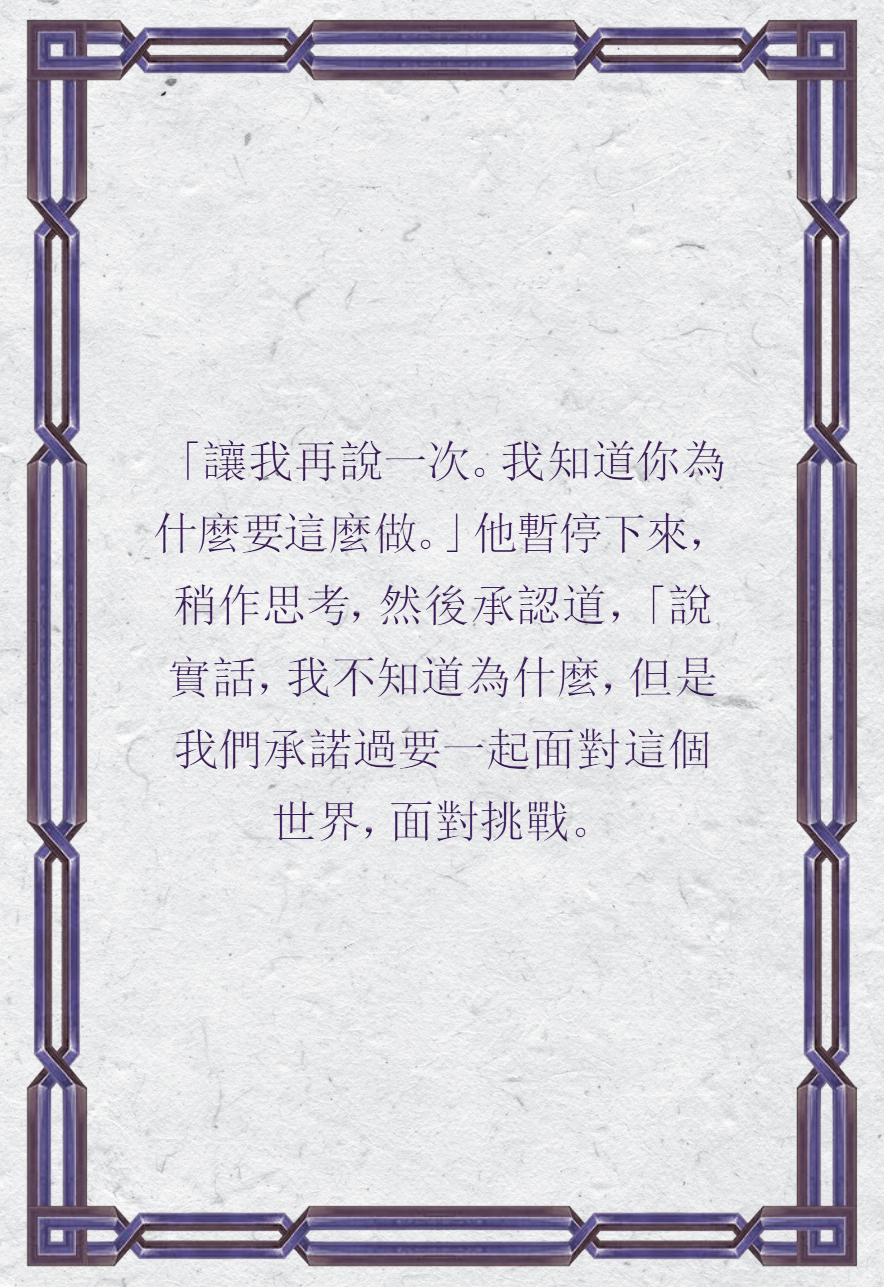
雙眼盯著她弟弟，聽著他說的話，讓祖爾賈拉心中最後的惱火冷卻下來了。她嘆了口氣，搖了搖頭。「你應該比我聰明的。」

祖爾詹微笑，雙眼閃爍。「我的確是。」

「你自己來找我倒是挺愚蠢的。我常常在森林獨自行動，反觀你還是會在市集迷路。」

「我得說，」祖爾詹向前一步說道，「那地方簡直是混沌化身。而且我絕不會跟丟你的。」

雖然最近彼此有些不和，但祖爾詹一直都活在她的陰影中。不是謀劃著背叛或打算



「讓我再說一次。我知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暫停下來，稍作思考，然後承認道，「說實話，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們承諾過要一起面對這個世界，面對挑戰。」

自己繼位，而是真正地照看著她，因為他知道她也會同樣地對待自己。

「好吧。如果你要來，至少讓自己派上用場。去收集木柴準備營火。」

有他們兩人合力，營地一下就設置好了。很快，他們便坐在新生火堆顫抖的光芒前，糧食則在岩石上加熱。祖爾賈拉戳了戳火焰的內部來喚出更多光芒和熱量，她弟弟則拿著煤炭和羊皮紙，忙著做某些事。她發現他是在畫畫。

「很久沒看到你這樣了。」

「嗯？」

她指向他手上的畫。

「我一直都有在畫。」他又畫了幾條線，似乎是在畫一幅肖像畫。「只是你沒在注意而已。」

「只是你沒在注意而已。」她刻意調整聲調來嘲諷他，然後露出微笑，好奇地向前傾。她的吐息頓時在胸口凝住。

畫像並不完全相似，單靠記憶重組的事物通常都不準確，但她還是認得出那張臉。

「這是…」

詹點了點頭。「父親。我有時候會畫他。怕忘記他長什麼樣子的時候，或是好奇他會怎麼說、怎麼做的時候。」他把畫紙傾斜，讓她能看得更清楚。

祖爾賈拉盯著畫看，一動也不動。父親死去的時候，詹年紀還很小，他對父親的記憶不清楚也是理所當然的。祖爾賈拉只比他大一點，但對她來說，父親的記憶從未褪去。

她記得那強悍的雙臂把他們兩個舉到肩上。她記得家裡充滿了他豪爽的笑聲。他們的父親是偉大又善良的人。金德魯常開玩笑，說他心軟。跟札拉馬比起來確實如此，但那從沒阻止曼耶溺愛他的孩子們。他們的母親體現紀律和酋長鋼鐵般的意志，父親則體現了愛。對家人和同胞的愛。札拉馬讓孩子們做好將來面對現實的準備，因為試煉肯定會到來。曼耶則讓他們灌輸對過去的敬重，敬重羅亞仍讓他們的世界充滿魔力的時代，讓他們的族人重返榮耀感覺也不只是癡人說夢。

「你覺得他會說什麼？」祖爾詹問道，把祖爾賈拉從回憶中拉回。「他對這一切的看法。」

「我不知道。」祖爾賈拉轉頭確認食糧，偷偷抹去臉上的幾滴淚水。「也許他會說，你該趁還沒弄傷自己之前趕快回家。」

祖爾詹眯起眼睛，把素描放到一旁並靠近一步。「你最年長，也是繼承者，但別忘記我也和你一樣。我也受過母親的教訓，受過她的訓練。夜深的時候，酋長的地位、讓她



走到這一步的失敗、破碎的傳承、羅亞的消失和族人的不信任感……所有重擔幾乎快把她壓垮了。要是少了父親和叔叔，她早就被壓垮了！」

祖爾賈拉盯著火焰，看著火舌搖擺舞動。他說得對，但這只讓一切不公平的事物更難以承受。

「你天生就注定要背負這個重擔，但我和你一樣清楚那種負擔。我不想看到我姐姐被壓垮。」

祖爾賈拉發出嘶聲，退到一旁。「我沒那麼脆弱。」

在晃動的火光之中，祖爾詹的視線穩定，帶有那麼一絲哀傷。「也許現在沒事，但要是你繼續走你選的這條路呢？」

「這條路不是我選的。這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母親一樣。」全因為他們祖父的行徑。在心底深處，祖爾賈拉把降臨在同胞身上的不幸全怪罪在祖爾金頭上。如果他沒因為自己的傲慢而去挑戰部落，那阿曼尼之後的落敗就不會讓他們四分五裂了。或許阿曼尼和她的家人也不會落到這一步。雖然他傲慢自大，但柯蘭基說對了一件事：失敗確實是她繼承的事物之一。

「你又擺那個表情了，」祖爾詹平淡地說道。

「什麼表情？」她嘟囔道。

「那種『我不在乎你說什麼我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做事』的表情。」

雖然心情複雜，但她仍露出一抹笑容。微微的笑容。「還有這種表情？」

「嗯哼。就長那樣。」他一手握拳，頂了頂她的臉頰。「就這個表情。」

「呃啊！住手！」她伸出一隻手拍走他，用另一隻手揉揉自己的臉。她笑得更開了。

詹也露出同樣的表情。「這樣好多了，」他說道。「生著氣可不好睡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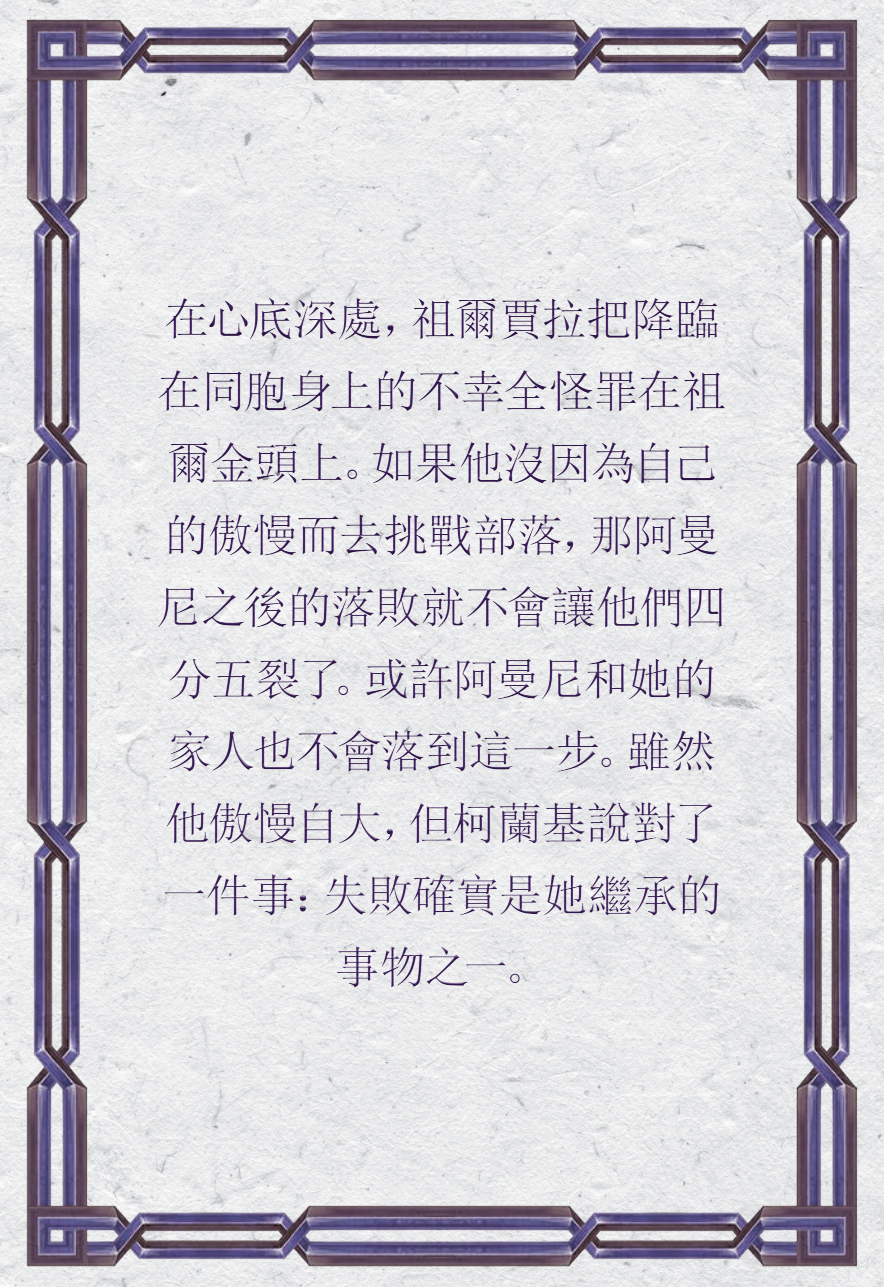
這也是父親教會他們的事。想起他讓某種感受在祖爾賈拉心中沉澱了下來。即便能向父親徵求關於這一切的建議，她也不願交出去的某種感受。但他已經不在了。

「我們還能轉頭回去，」祖爾詹說道。「回去想一個不用害你賭上性命的計畫，讓你省省從山頂上摔下來的麻煩。」

「我不會摔下來的。」

「凡事沒有絕對。萬一你摔死了，母親就得抱著傷和喪子之痛接受挑戰。你覺得這會有什麼後果？」

她能感覺到弟弟的眼神落在她身上，但她沒有回應，而是拿起已經烤焦的一份食糧遞給他。「吃吧。休息一會。明天會是嚴苛的一天。」



在心底深處，祖爾賈拉把降臨在同胞身上的不幸全怪罪在祖爾金頭上。如果他沒因為自己的傲慢而去挑戰部落，那阿曼尼之後的落敗就不會讓他們四分五裂了。或許阿曼尼和她的家人也不會落到這一步。雖然他傲慢自大，但柯蘭基說對了一件事：失敗確實是她繼承的事物之一。



他們趁太陽從地平線升起前撤去營地，祖爾賈拉帶頭前進。祖爾詹一語不發地跟在後頭，時不時傳來在紙上作畫的沙沙聲。

就像我們小時候一樣。她還記得像這樣的早晨，為了處理一連串的事務特地早起，詹則跟在她後面。詹一直和她如影隨形，對她忠心不二。

雖然她不會說出口，但她很高興看到他願意再跟來。

他們沒停下來休息或吃飯，而是邊走邊把飲水和乾糧遞給彼此。直到最後的一趟攀登為止，他們都沒遇到任何麻煩。總算是時來運轉了。

「好。」她點點頭，綁緊背包的束繩。「在這等我，我…」

「在這等你？」祖爾詹不可置信地笑道。「到現在你還想自己來？」

「這樣我行動比較…」

「如果你這麼想送死的話，乾脆直接從這裡跳下去就好了，不是嗎？柯蘭基可以對著你的墓碑耍他的錘子。」

祖爾賈拉感到怒火從心底升起。「你是想要我怎樣，詹？在他的食物裡下毒？趁他在睡覺的時候割了他的喉嚨？」

他聳聳肩。「呃。他死總比你死好。」

「那你是要我一輩子抱著這種恥辱活下去嗎？」

「如果他能動手，他也會對你做一樣的事！最重要的是你能活下來！」

「我知道你不在乎陣前逃亡，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鬼鬼祟祟、趁人不備。我們的同胞需要的是領袖，不是懦夫！」

祖爾詹向後抽了一步，他的眼神因受傷而搖搖不定。這個瞬間讓祖爾賈拉理解到，詹以為這是在說他，但她其實是在說柯蘭基。她想開口道歉，但半途停了下來。如果詹生她的氣，他就不會想跟來了。他會轉頭回去。那他就安全了。她可以等拿到斧頭，回家之後再解釋就好。雖然傷了他讓她心如刀割，但這樣最好。

是酋長就會這麼做。

不、不、不，看看他！她心中傳來尖叫聲。你不能就這樣走人！快道歉！

但她只是抬起了下巴。

她弟弟痛苦的神情消失在佯裝漠不關心的面具下，這比他當場對她發火感覺還要更糟。

他點了點頭。「幾天前有下雨，」他咕噥道，說話聲出奇地冷靜。她感到一陣寒意。

「當心鬆脫的岩石。」

隨後他轉向後方，循著來路往回走。

祖爾賈拉看著他離開，她還是好想叫住他、追上他、抓著他，說她不是這個意思。

她硬是吞下了這些話語和無用的欲望，倏地轉頭，開始攀登最後一趟路。

祖爾賈拉受她對自己的惱怒推動，像蜘蛛一般爬上山嶺側邊。一手接一手、一步接一步，她肚裡燒灼的惱火不斷將她往上推進。她有兩次差點沒踩穩，幾乎葬身山谷之間。但她長年來的訓練保住了她的安全。

她不知道自己已經攀在山壁上多久，但最終她成功爬上了神廟的平臺。她撲通倒在光滑的石地上，雙手顫抖，肺也像是著了火一樣。

太陽在頭上熾烈地燃燒，甚至到了刺眼的地步，好似在鼓勵她繼續前進。從太陽的方位看來，時刻大約是正中午過後幾個小時。她舉起一隻手，在批判般的陽光下遮住雙眼。「我正要走了。」

她適應了絕壁的環境，面對著神廟。長年來的遺棄使神廟的某些部分崩解或失色，但仍讓人感到敬畏。她懷著出奇虔敬的心情爬上了階梯，經過兩旁空蕩蕩、已經變成鷹巢的破損祭壇。之後便遁入中央塔陰涼的黑影之中。

她自拱門進入主廳時，注意到了雕像的存在。牆上有三個鷹頭雕像。它們彷彿從高處望下，空洞的眼眸打量著她。檢視著她。

她無視雕像，繼續觀察周遭的空間。長椅上覆著破爛的布。祭盆空蕩蕩的，有些已化為碎片掉到地上。不難想像這地方仍繁榮時，充滿了祭司、語者和崇拜者的景象。當時周遭的牆壁肯定因為他們虔敬的吟唱聲而震動不已。

陽光透過入口的橫木灑下，霎時陣風吹過，從已燒盡許久的火堆中揚起灰燼和塵埃，使空氣中的煙霧如星光般閃爍。景象非常迷人。也讓人作嘔。她咳嗽，遮住自己的口鼻，然後眯起眼盯著霧霾。

就在那裡。其中一座祭壇基部發出了某種閃光，跟她昨天跪拜的祭壇完全不同。某種金屬質的光芒。她快步上前，停下腳步時揚起了更多灰塵。斧頭就在那裡，被一層厚實的蛛網和污垢覆蓋著。

祖爾賈拉緩緩地、虔敬地將手指繞在斧柄上。這把武器雖老舊，但做工精巧。雖沉重，但重得恰到好處。非常均衡。斧頭從遠處看起來比現在更大一點。或許是光線造成的錯覺。斧頭與她的手完美契合，感覺就像是為她量身打造的一樣。她握緊斧柄，測試性地揮砍了一次。斧刃完美地劃過空中。刃鋒看起來仍能夠將人一刀兩斷。

或是將傲慢的邪枝酋長一刀兩斷。

成功入手武器後，她轉頭打算離開，但眼神對上了俯瞰著她的其中一顆鷹頭，她停下腳步。

畢竟都只會遭到忽視，祖爾賈拉一直對獻上祭品這事沒什麼信心，但拿走這把斧頭卻不留下什麼感覺很怪。何況她也沒有東西可以獻上，除了…

她張開手掌，舉起斧頭，將頭垂下。「叔叔說你還是有在聽。」她一開口，聲音便突然發啞。「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但我知道我們的同胞需要能信賴的事物。我也用得上能信賴的事物。」

一聲尖叫赫然劃破了寧靜。

「賈拉！」

「詹？」她霎時陷入慌亂，拔腿奔向出口，心跳聲在她耳邊狂亂地脈動，彷彿要從喉嚨裡跳出來。她一步躍過階梯，以盡快抵達平臺的邊緣。在那裡看見的景象讓恐懼流遍她的全身。

祖爾詹撲向一旁的同時，一根巨大的棍棒捶至地面，把地面像是水一般地打破，揚起一陣陣泥土和岩石。一個納爾丁發出咆哮並高高舉起武器，說是武器，其實只是一根枝節脫落的樹幹而已。那怪物並非隻身一人。另外還有至少兩個巨人笨重地跟在後頭，都喊著要拿下她弟弟的命。祖爾詹倏地繞過打算抓住他的骯髒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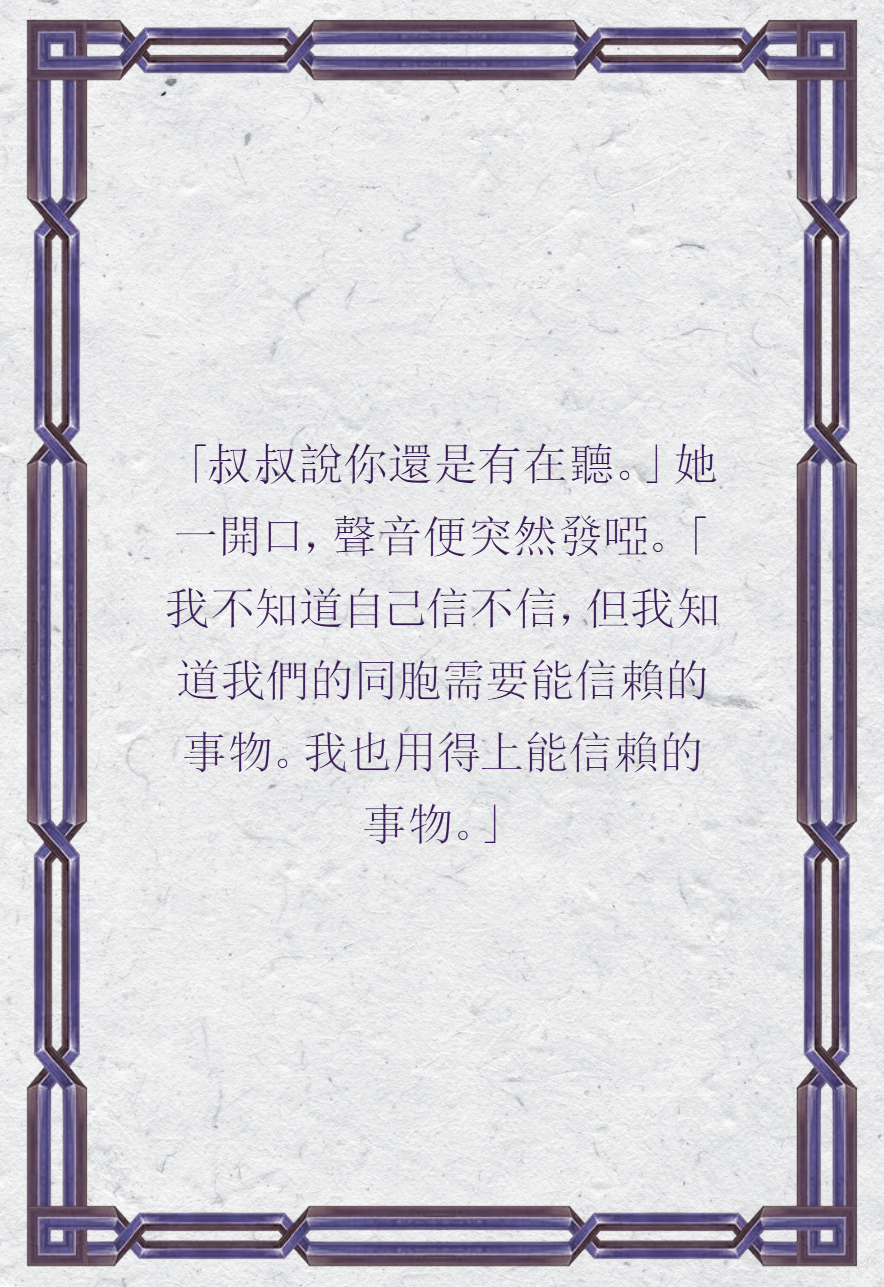
祖爾賈拉飛快地從支撐點衝下。這舉動非常危險，甚至可說是愚蠢。只要走錯一步，她就會從山崖摔落。但她根本不在乎，她必須去弟弟身邊。

其中一個納爾丁伸手攻擊祖爾詹，但在巨掌落地前，他飛快地用匕首刺進巨人的手掌並跳到一旁，襲擊者發出痛苦的哀號。他想鑽過另一個納爾丁的腳下，但披肩的一端卻被抓住。布料瞬間緊繃，勒住祖爾詹的喉嚨，止住了他的吶喊，怪物順勢將他甩到一旁的樹上。沉重的聲響讓祖爾賈拉感到牙痛，祖爾詹隨後落至地面，朝著高臺的邊緣滾去。

祖爾賈拉半狂亂地發出咆哮向前飛躍。「不！詹！」聲音在山嶺中迴響，三個巨人同時望向她。她一舉躍過空中，把斧刃嵌進剛才拋飛她弟弟的納爾丁脖子裡。她感到血肉頓時喪失力氣，骨頭斷裂。鮮血噴濺到其他納爾丁身上，暫時奪去他們的視野。

隨著慌亂的尖嘯填滿雙耳，她急忙趕至懸崖邊緣。她看見弟弟正攀著崖邊外露的樹根，他還活著，安心害她差點垮在地上。他們眼神交會，他一語不發地朝她伸出手。她把弟弟拉上穩固的地面，緊抓住他，接著讓他退到自己身後。剩下的納爾丁看似已重整態勢。納爾丁高舉著拳頭和武器，咆哮著向他們衝來。

「待在我後面！」祖爾賈拉喊道，之後朝向納爾丁衝去。她不确定弟弟有沒有老實



「叔叔說你還是有在聽。」她一開口，聲音便突然發啞。「我不知道自己信不信，但我知道我們的同胞需要能信賴的事物。我也用得上能信賴的事物。」

聽從，但沒有多餘的注意力可以分散。她握緊斧柄，進行揮砍。

她一次又一次地揮舞著大斧，劈砍強壯的手臂和巨大的足部。有幾道斬擊被他們粗製的武器彈開，但並未減緩她的速度。她繼續揮砍，下一擊斬斷了其中一隻腳，失去肢體的巨人發出哀號，屈膝在地。她朝怪物的後腦施加一記重擊，了結他的性命，接著轉身面對最後一名敵手。

她提著斧頭躍起，朝最後的納爾丁砍去，沒有注意到不安定的石塊。她的武器深深沉入了怪物的胸口。她穩住腳步，乘著正往土坡落下的巨大軀體。納爾丁重重摔至地面，底下的泥土立刻隨之瓦解。在她腳下瓦解。

「賈拉！」

弟弟的呼喊是她感到全世界在她腳下崩解前最後聽見的聲音。她被拖進黑暗之中，天空隨之敞開。



祖爾賈拉夢見了黑影。

夢見了暗夜。

夢見了高聳至極的山嶺。

她正攀爬著這座山，一步一步、一吋一吋，疲憊地攀爬。岩石割破她的手掌，有如被火焰灼燒一般。不論她多努力攀爬，始終到不了山頂。她想停下，但又深知不能停手。他們都靠她了。他們都跟在她身後。如果她停下來，他們都會摔落。她也會摔落。所以她繼續攀登，繼續爬向山頂，她祖父正在頂端盯著她看。他的雙眼充滿批判的神情。

怒火包覆了祖爾賈拉的全身。「你休想看不起我，」她咬牙切齒地低吼道。「你永遠別想看不起我！」她的聲音在四周迴響，使山壁因而顫抖。就像整個世界隨時會崩塌一樣。但祖爾金的雙眼仍一眨也不眨地盯著她看，一語不發。

「你…」祖爾賈拉怒氣沖沖地說道。她向上攀，因為有著怒火推動，速度比先前還要更快。「你這傢伙。」速度越來越快，幾乎到了不可能的境界。她現在雙腳跑了起來，沿著山嶺側壁向上衝刺。「你這傢伙！」阿奇爾森的斧頭突然出現在她手中。陣風從背後推了她一把，讓她躍至空中，朝她祖父飛去。「懦夫！」她朝著他的頭劈下斧頭。

火焰在她周圍燃起，明亮熾熱。斧頭被烈焰吞噬，跟著消失。祖爾金也是。她本以為火焰會接著吞沒她，但卻沒事。沒有熱量。沒有痛楚。只有炫目的光芒和胸中的怒火。

她的雙眼微微睜開。片刻間，充滿陌生形狀和顏色的世界逐漸轉為鮮明，她房間內

熟悉的景象在眼前出現。

「什…什麼…」她的喉嚨背叛了說話的意願。感覺就像吞下了玻璃碎片一樣。

某人移動的聲響預示著金德魯從一側到來，他傾身靠近並俯視著她，神情中充滿著擔憂。眼神交會時，他急促地喘了口氣。

「什…祖爾賈拉，」他結巴道，似乎鬆了一口氣。「讚美阿奇爾森。」

「阿奇爾森，」祖爾賈拉悄聲復誦道。她的心靈試著回想，想起山頂的神廟和她手中的斧頭。「發生什麼事了？」

金德魯坐回她床邊的椅子。「你摔下來了，」他說道，因不可置信而屏息。「你從阿奇爾森之境摔下來了。那高度本該害死你的，但你卻毫髮無傷。」

她能理解叔叔說的單字，但沒辦法理解一連串句子的意思。「摔下來？」她重複道。

他點了點頭。「祖爾詹在山麓附近找到你，你就落在鷹巢裡頭。不知為何，你活下來了。甚至還緊抓著斧頭。之後他就把你帶回家了。」

祖爾賈拉跟隨叔叔的視線，望向靠在牆邊熟悉的斧頭。那是怎麼…*阿奇爾森!*

理解現狀的瞬間，記憶以反方向回溯進她的腦海：她用斧頭和巨人戰鬥。她爬上山頂，發現武器。她之所以得去找武器的原因是…

「挑戰怎麼了!？」她從床上坐起，全身肌肉仍疼痛不已。「我睡多久了？」

金德魯震驚的神情因驚駭而溶解。「至少一整天。挑戰已經開始了。」

恐懼使祖爾賈拉感覺全身冰冷。

「你母親，」金德魯繼續說道，「代替你去和柯蘭基戰鬥了。」

「不，」祖爾賈拉驚呼道。札拉馬身負重傷，她毫無勝算。

祖爾賈拉不再多說，她拋開毛毯，硬是站了起來。無視於肋骨之間抗議般的刺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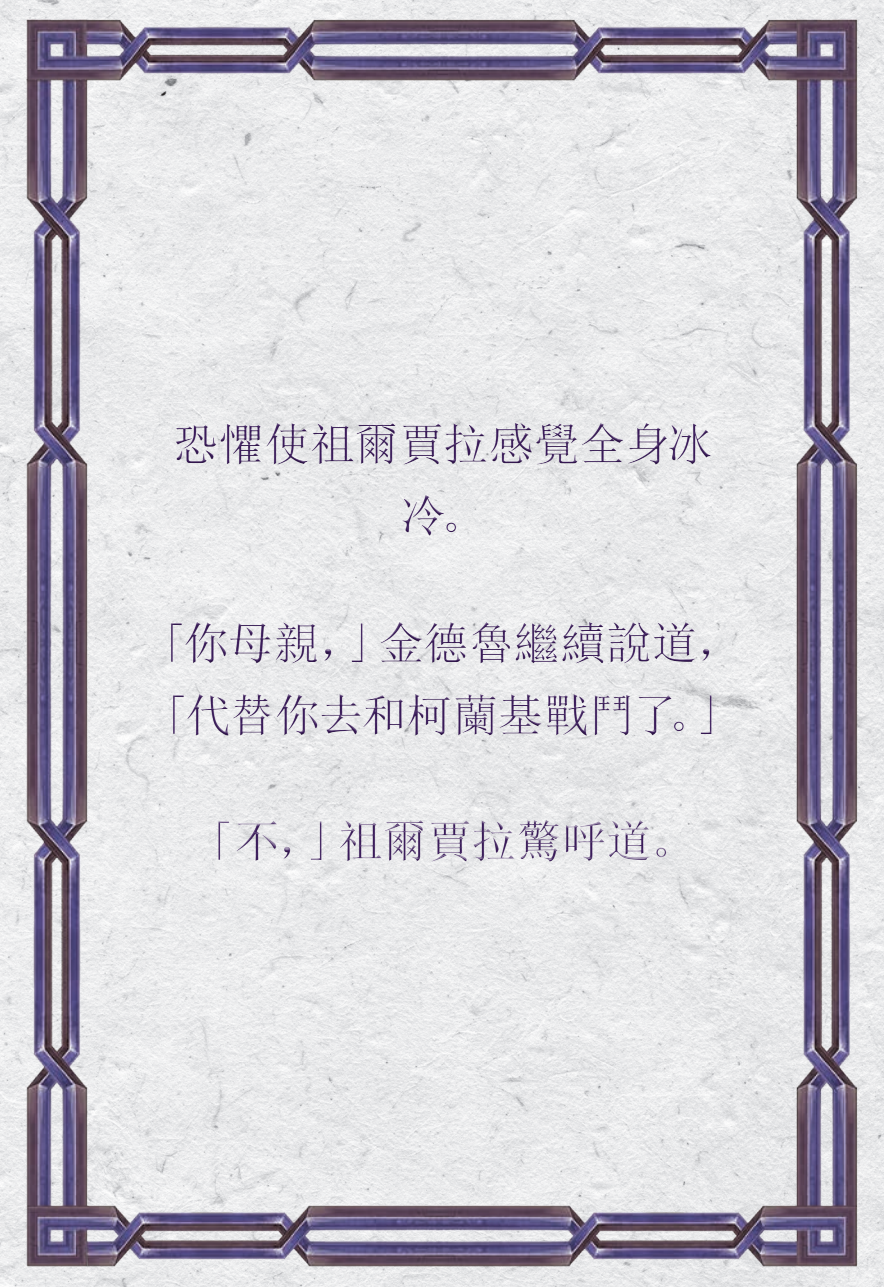
「你在做什麼？」金德魯質問道。

「你知道我要做什麼，」她厲聲說道並拿起斧頭。

「你現在沒辦法戰鬥的！」

「你剛剛也說過，我本來應該已經摔死了。只要還活著就足夠了。」祖爾賈拉衝出房間，穿過他們的家，直直衝向她的戰熊所在之處。

「挑戰會在破碎王座進行，」她爬上鞍具、握起韁繩時金德魯在背後喊道。「願阿奇爾森之翼讓你腳程飛快！」



恐懼使祖爾賈拉感覺全身冰冷。

「你母親，」金德魯繼續說道，  
「代替你去和柯蘭基戰鬥了。」

「不，」祖爾賈拉驚呼道。



在她看見城市廢墟前，就已聽見群眾的吶喊聲。前方傳來咆哮和嘲弄，此起彼落，示意著兩者交鋒。戰鬥還在進行中。除了幾個落單者之外，路上暢通無阻，阿曼尼哨衛和邪枝戰士隔著主要幹道瞪著對方。

祖爾賈拉一頭衝過他們身旁，無視身後喊著她名字的驚呼聲和辱罵聲。她一路衝向競技場，鞭策她的戰熊向上爬行。

快點。再快一點！

到達頂峰處後，她從鞍上跳下，悶哼一聲落至地面。她全身疼痛無比，但仍繼續前進。四周擠滿了圍觀的群眾，歡呼聲中交雜著武器碰撞聲。

「讓開！」她想大喊，但喉嚨仍有如燃燒一般，話音隨之散落。「讓開！」

祖爾賈拉推開圍繞鬥技場的人群，她不必回頭就知道弟弟在她身旁。她感覺得到他的存在，在周遭的空間移動，就像往常一樣。

「酋長下令要你們讓開！」祖爾詹大吼道，比祖爾賈拉至今聽他喊過的任何聲音都還要熱烈。

人們轉過頭來，看見他們，順從地退到一旁。

祖爾賈拉面向前方，抵達競技場時正好看見柯蘭基躲開札拉馬的斧頭，隨後用他錘子銳利的一端刺進她的腹部。

母親的血肉撕裂的聲響讓祖爾賈拉僵住了。她目瞪口呆地盯著札拉馬抓住貫穿她腹部的武器。柯蘭基把武器向後抽回，讓札拉馬往前方倒下，她的雙膝落在泥土之中，用一隻手支撐著身體。她逐漸朝地面倒下時，世界似乎跟著慢了下來。

柯蘭基得意洋洋地舉起沾滿鮮血的雙手。祖爾賈拉聽不見他說了什麼，她的心跳聲如雷霆般遮蔽了他的聲音。不，母親！

不可思議地，札拉馬轉過頭來，就好像聽見了她無聲的哭喊一般。她的雙眼看見了祖爾賈拉。看見了她的女兒。看見了那把斧頭。她眼中的恐懼化為安寧。她微笑，染血的嘴唇喃喃念著祖爾賈拉永遠無法聽見的話語。

接著她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母親就在眼前倒下，身體下滲出鮮紅的血灘，這景象就像錘子打鐵一般重擊了祖爾賈拉。使她四肢僵直的冰冷悲慟因竄過全身的怒火而溶解。憤怒沸騰起泡，燒灼著她的心，直到怒火將她徹底填滿。

接著一舉爆開。

此刻祖爾賈拉發出的第一道真正的戰吼，將作為故事與頌歌流傳四方。就像火山噴發一般灼熱的戰吼。讓破碎王座內外的古老岩石因而顫抖的戰吼。在場者會把那聲音比擬為巨鷹的尖嘯，而不在場卻聽見那聲音的人，有一部份仍然堅信是阿奇爾森歸來的嘯聲。

但事實並非如此。

羅亞仍未回歸。

但傳說誕生了。

「啊，小姑娘來了。」柯蘭基笑道。「正好趕上自己變成孤兒的瞬間。」他用對祖爾賈拉招手。「來吧。」

「賈拉，等等…」祖爾詹說道，但她已朝競技場衝去。

柯蘭基從她母親的遺體退開，轉而面對她。

她用渾身的力氣揮砍而去。斧頭的刃鋒和柯蘭基的錘子相撞。衝擊的反響流過她全身，讓她僵住那麼一瞬間，正足夠讓柯蘭基的大拳頭擊中她的下顎。

她眼冒金星。口中充滿鮮血的味道。她向後退拉開距離，舉起武器。

柯蘭基低聲一笑，帶有嘲諷的意思。「你還算有骨氣，這點我承認。我想，解決你之後，就把你和弟弟的人頭一起帶回去好了。」他看向站在競技場邊為她聲援的祖爾詹。

「讓你們一家團聚，不錯吧。」

「會落地的是你的人頭！」祖爾賈拉大叫，重擊比她大上許多的對手，盛怒驅動著她揮出的每一擊。她心裡深處清楚知道自己正魯莽行事。如果她繼續因怒行事，終會露出破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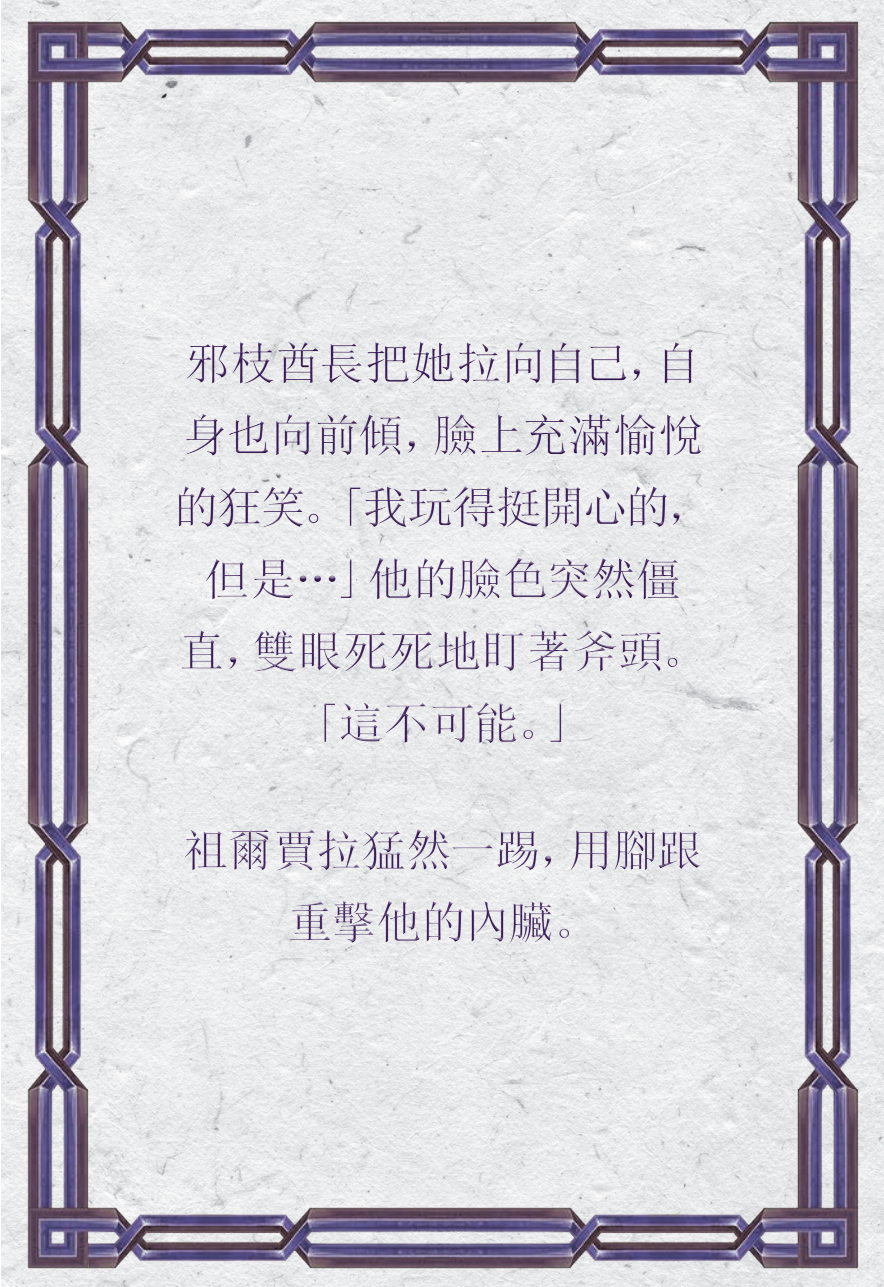
但她心中有一部分並不在乎。如果她放下怒火，藏匿於憤怒之下的痛苦會吞噬她，在柯蘭基出手之前結束這場戰鬥。

她再次出手揮砍。這次，柯蘭基的戰錘以絕妙的角度架住了她的斧頭。邪枝酋長把她拉向自己，自身也向前傾，臉上充滿愉悅的狂笑。「我玩得挺開心的，但是…」他的臉色突然僵直，雙眼死死地盯著斧頭。「這不可能。」

祖爾賈拉猛然一踢，用腳跟重擊他的內臟。

他蹣跚後退，揚起一陣飛沙。他的雙眼閃爍，一瞬之間，他的傲慢動搖了。「那斧頭也救不了你的，就像你救不了自己的母親一樣，小姑娘。」

「酋長，」她咬牙切齒地唾棄道。接著她朝向他衝去，不斷地揮砍，一次比一次更快。武器發出金屬的尖銳聲響。迸出的火花在陽光下消失。她的心臟撲騰抽動，充滿著狂野之怒。她感到自己的肌肉緊繃。她的手用力握緊斧柄，懷著滿腔怒火，喉嚨中有如火



邪枝酋長把她拉向自己，自身也向前傾，臉上充滿愉悅的狂笑。「我玩得挺開心的，但是…」他的臉色突然僵直，雙眼死死地盯著斧頭。

「這不可能。」

祖爾賈拉猛然一踢，用腳跟重擊他的內臟。

燒，痛苦隨著一聲渾身的吶喊撕裂而出。她揮砍斧頭。

刃鋒劈進了血肉。撕裂了肌腱和骨頭。

柯蘭基的笑容消失了。接著他的頭砰地摔至地面。

他的軀體也隨著倒下。

祖爾賈拉停頓了片刻盯著他看。有那麼一瞬間她差點被感情支配，想用斧頭一次又一次地砍斷他的屍體，但她成功壓抑了那股衝動，硬是吞了下去。另一道尖叫聲在她心中湧現。

她轉頭面向變得沉默無聲的競技場，掃視著她身為敵人、朋友、領袖的人們。她的族人們。

她踏上柯蘭基的屍骸，將斧頭高舉過頭。

「我就是祖爾賈拉！札拉馬的後裔！阿曼尼和森林部族的酋長！」相較於動盪不止的內心，她的聲音非常穩定。「任何人，任何質疑我的人，上前吧！」



邪枝酋長就這樣倒在泥土之中，而祖爾賈拉、她弟弟和其他人一起把母親抬走。他們用神聖的麻布包覆她，把她一路抬回阿曼尼扎村。

祖爾詹試著說服姐姐暫時離開，去見治療師，但被她拒絕了。痛楚是唯一防止她崩潰的原因。

金德魯在居住地外緣迎接他們，他的臉上滿是淚水，神情悲痛。他領著前往祭壇的路，讓札拉馬準備接受最終的儀式。之後的一切都朦朧不清，人們來來去去，表示恭賀和哀悼之意。祖爾賈拉待在她母親身旁，祖爾詹則在她旁邊。她擁抱著哭泣的弟弟。

夜幕降臨時，祖爾賈拉已經沐浴更衣，準備好進行儀式了。墓非常新，使空氣中充滿泥土的味道。火炬環繞著墓穴周圍形成圓圈。她一動也不動地靜靜佇著，看著母親被送進土裡。之後她待在火光形成的圓環中央，等著金德魯招呼前來表示悼意的群眾。人們會講述這天他獻給逝者的話語是何等美妙，但祖爾賈拉永遠無法回想起那時的話。她不知道是否該因此感到難過。

隔天，她就坐在大廳中母親平時坐著的位置。其他領袖接踵前來表示悼意，並為新酋長獻上貢品。除了邪枝部族之外，他們回收了酋長的屍首，撤回森林深處。

祖爾賈拉收下贈禮，把它們遞給弟弟。這是她為了彌補在阿奇爾森神廟時所說的話，首次表示歉意的舉動。他默默地接受，神情依然如假面一般毫無變化。那天晚上他們

沒有進行任何慶祝。沒有大餐饗宴。只有失去的空虛感。

終於，集會迎來尾聲，祖爾賈拉能夠回到自己的房間。酋長的房間。因為葬禮和集會的騷動，除了換掉穿著之外，她一直沒有機會做其他的事。但現在呢？在餘波盪漾的寧靜之中，她盯著混在自己私人物品中，曾屬於母親的裝束。

這感覺不對。她不該待在這的。這是她母親的地方，這些都是母親的東西！她無權使用！她…

在競技場時，一道重擔落到祖爾賈拉身上，葬禮中的每一步都讓這負擔更加沉重。每一句褒揚和憐憫的話語都讓那道重擔加劇，一切都提醒著她母親已經不在，而罪魁禍首就是自己。更多重擔如巨石般繼續堆積而上，不斷壓在她身上，直到她終於潰倒在地。

不知何時，祖爾詹在黑暗中來到她身旁。拉爾吉也前來，默默地和她作伴。最後，祖爾賈拉終於擠出話語，讓他們放她自己獨處。

長夜繼續流過，直到門口傳來一陣敲門聲。

祖爾賈拉沒有回應。

門依然自顧自地開了。

金德魯踏進室內，帶著某樣東西。是她母親的斧頭。

「現在是你的了，」語者低聲說道，他的說話聲百感交集。

「嗯。」

他把斧頭放到壁爐架上，是札拉馬平時放的地方。

「這一切會發生不是你的錯，賈拉，」金德魯說道。

她從胸口擠出一聲低吼。她不想談這件事。

語者肯定也感受到她的想法，他猶豫了片刻，再清清喉嚨，繼續說道。「札拉馬很清楚風險多大，但她還是前去應戰了。她代替了你上場戰鬥，所有母親都會這麼做的。」

淚水立刻滿溢而出。熱淚循著她臉上的痕跡流過，殘酷地模仿著幾天前母親才在她臉上劃出的紋路。

「你背負太多事了。」金德魯跪在地上，和祖爾賈拉輕觸眉毛。「她不會想讓你承受這麼多負擔的。」

祖爾賈拉用雙手環抱叔叔，放聲哭泣。「他們都不在了！」

「我知道。」他緊緊抱住她顫抖的身體。

她的拳頭拍擊著他的肩膀和後背。「他、他們怎麼能就這樣丟下我！」

「發洩出來吧，賈拉。」他的呼吸聲也不停震顫，說話聲因而沙啞。「發洩出來。」

他讓她盡情哭喊、咒罵、唾棄、吵鬧，但仍一直懷抱著她。

當她心中的風暴終於消散，金德魯扶她起身，再給她最後一個擁抱。還有太多事得做，何況還有不滿的邪枝部族。

語者轉頭打算離開，但被祖爾賈拉叫住。

「叔叔。」

「嗯？」

她的眼神落在阿奇爾森的斧頭上，那天她從競技場歸來時就把它丟在那裡，至今仍然放在原位。斧鋒仍因柯蘭基的血被染成黑色。「讓那東西離開我的視線。」

金德魯皺起眉毛。「你確定嗎？如果我們…」

「不行。」

金德魯的眉毛皺得更深。「你費了這麼大的勁才得到阿奇爾森的祝福，卻要把它拋棄？」

「祝福？」祖爾賈拉聽見了自己的笑聲。聽起來感覺非常空虛。「那東西根本是詛咒。我不想看到它放在我附近。」

「但是羅亞…」

*「我在神廟向阿奇爾森祈禱過了！」*怒火從她的喉嚨湧出，在緊咬的牙關後方翻騰。

「羅亞又幫我做了什麼，嗯？讓我晚一步趕到，親眼看到母親死去。羅亞沒有照顧我，沒有照顧我們。但母親有。我既然身為酋長，揮舞的就會是她的斧頭！」她因憤怒而顫抖，但不知為何說話聲仍然平穩。「把。它。拿走。」

金德魯深深地鞠躬。

「如你所願，酋長。」